

魯迅詩歌注

第三冊

紹興魯迅撰 平湖周振甫注

魯迅詩歌注



中華書局

魯迅詩歌注卷三

紹興魯迅撰 平湖周振甫注

無題^(二)

血沃中原肥勁草^(一)，寒凝大地發春華^(三)。英雄多故謀夫病^(四)，

淚灑崇陵噪暮鴉^(五)。

〔一〕繫年：《魯迅日記》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：「午

後爲高良夫人寫一小幅，句云：『血沃中原肥

勁草……』高良夫人，即高良富子，日本東京女子

大學教授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，她由內山完造

介紹，認

識魯迅。

〔三〕沃：指澆

灌。

中原：

本指黃河流域中部

地區，這裏指中國。

勁草：《後漢

書·王

霸傳》：「疾風知勁草。」比喻經過艱苦困

難的考驗越顯出堅強的革命者和革命力量。

〔三〕凝：指凍結。春華：即春花。

〔四〕英雄：這是反話，指反動派中各派系的頭子。多故：多事，指反動派內部的爭吵。

謀夫：指反動派的政客。

〔五〕崇陵：高大的墳陵，指南京中山陵。噪暮鴉：暗示反動派內部的爭吵。

這詩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作的。當時革命根據地的軍民粉碎了反動派的三次「圍剿」。第一次，從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，粉碎了敵軍十萬人的「圍剿」；第二次，從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到三十日，粉碎了敵軍二十萬人的「圍剿」；第三次，從一九三一年七月到九月，粉碎了敵軍三十萬人的「圍剿」。在這三

次反「圍剿」的勝利中，紅軍的力量越發壯大了，這是由革命戰士的鮮血澆灌培植的勝利果實，所以說「血沃中原肥勁草」。

毛主席在《新民主主義論》裏說：「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『圍剿』：軍事『圍剿』和文化『圍剿』。」無產階級作家在反文化「圍剿」的鬭爭中也取得輝煌的勝利。反動派知道走狗文人不能抵擋無產階級文學，於是用最凶殘卑鄙的手段，秘密逮捕和殺害無產階級作家（見《慣于長夜》首說明）。但無產階級作家還是勇敢地戰鬭著，用文藝作武器，暴露反動派的罪惡，在寒凝大地的白色恐怖籠罩下，開

出富有生命力的革命文藝的花朵。

後兩句指國民黨反動派內部的派系鬭爭。一九三二年一月，廣州和南京合組的政府雖然成立了，但蔣介石回奉化去了，汪精衛託病到了上海，所以說「英雄多故謀夫病」。行政院長孫科事事棘手，無法執行職務，被逼塌臺，所以要到中山陵上去灑淚。當時的南京內部爭吵，正像暮鴉那樣的聒噪。反動派的沒落淒涼跟革命根據地的壯大，正好成了鮮明的對照。

偶成^(二)

文章如土欲何之^(三)，翹首東雲惹夢思^(三)。所恨芳林寥落甚^(四)，

春蘭秋菊不同時（五）。

（一）繫年：《魯迅日記》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：「午後……又爲沈松泉書一幅云：『文章如土欲何之……』」沈松泉，浙江吳興人。著有《死灰》、《少女與婦人》等作品。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創辦光華書局，出版魯迅所譯普列漢諾夫的《藝術論》等書。

（二）文章如土：文章不值錢。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《致李秉中》：「但百物騰貴，弄筆者或殺或囚，書店多被封閉，文界子遺，有稿亦無賣處，於生活遂大生影響耳。」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淞滬侵略戰爭，魯迅的生活更大受影響。他的住處在火線上，即避到英租界內山書店支店，到三月十九日才搬回去。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日《致李秉中》講他回家時被偷去衣服雜器二十餘件，「書籍紙墨皆如故，亦可見文章之不值錢矣」。

欲何之：要到哪兒去。之，到、往。又，

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《致李秉中》：「現暫寓一書店之樓上，此後仍寓上海，抑歸北平，尚毫無頭緒，

或須視將來情形而定耳。」
這詩裏正表達出這種心情。

〔三〕東雲：東方的雲，指日本的朋友。陶淵明有《停雲》詩，是思念親友的。這裏含有對日本朋友的懷念。

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《致李秉中》：「時亦有意，去此危邦，而眷念舊鄉，仍不能絕裾徑去，野人懷土，小草戀山，亦可哀也。日本為舊游之地，水木明瑟，誠足怡心，然知之已稔，遂不甚嚮往。」

〔四〕芳林：諧「芳鄰」，指日本。魯迅在詩裏用諧音，著名的有《哀范君三章》中的「白眼看雞蟲」，「雞

蟲」諧「何幾仲」就是一例。芳林寥落：這句承接上文，指日本的風景和朋友很可懷念，只

是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，文化事業也已經寥落。在一九三二年二、三月間，曾有軍人集團策劃的政治暗殺事件多起，當時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十分猖獗，進步的文化事業受到摧殘。

〔五〕春蘭秋菊：本於《九歌·禮魂》：「春蘭兮秋菊，長無絕兮終古。」這句指日本芳林寥落，像春蘭秋

菊不能同時開放，所以也不想去了。就是「知之已稔，遂不甚嚮往」的意思。

這首詩裏表達了想「去此危邦，而眷念舊鄉，仍不能絕裾徑去」的感情。這種感情跟屈原對祖國的忠貞是一致的。屈原在《離騷》裏，講到自己的被排擠，想離開楚國了，一則說，「忽反顧以流涕兮，哀高丘之無女」；再則說，「陟陞皇（陞上皇天）之赫戲（狀光明）兮，忽臨睨（俯看）夫舊鄉，僕夫悲余馬懷兮，蜷局（身彎曲）顧而不行」，還是離不開祖國。這詩裏表達了同樣深切的熱愛祖國的感情。

對「春蘭秋菊不同時」，有一種解釋，說：「唐朝石貫《和主司王起詩》：『絳帳青衿同日貴，春蘭秋菊異時榮。』

這裏借用春蘭和秋菊比喻新的青年作家、工農作家和老的

革命作家。當時，一些青年作家慘遭殺害，新的工農作家還未出現，不能和老的革命作家同時投入戰鬪。魯迅在《二心集·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》中談到左翼文藝在國民黨反動派壓迫和摧殘下，『好像壓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，在曲折地滋長』之後，接著又說：『所可惜的，是左翼作家之中，還沒有農工出身的作家。』一九七七年《集外集拾遺》徵求意見本。

按石貫的詩，只是說春蘭和秋菊不在同時開花，不論蘭和菊都是已經具備開花條件的花，用來比「還沒有農工出身的作家」，恐不合適。在魯迅當時所指的工農，即沒有

成爲作家的工農，即還不具備創作條件的工農，跟已經具備開花條件的蘭菊，顯然是不宜相比的。再說蘭菊只是春天開放和秋天開放的區別，沒有什麼壓迫摧殘之意。還有，這樣解，顯然是脫離魯迅詩的原意，原詩是從「東雲」講到「芳林」，即指日本的文藝界，不是指中國，因此，蘭菊也是日本的創作，「不同時」正說明「芳林寥落甚」的原因，也就是沒有百花齊放。上面的解釋是脫離原文，把一句話孤立起來作解釋。所以要這樣解，大概是求之過深的緣故。

對這詩還有一種解釋：「『芳林寥落甚』，不是指日本，而是指中國。這和『文章如土』句相呼應的。正因爲『文

章如土』，所以『芳林寥落』。正因為『芳林寥落』，必須戰鬪，才引出下句來，不能離開中國。」春蘭秋菊引申而言不同的境況，意思是說：「可恨我國的文化事業遭到如此嚴重的摧殘，我怎麼可能像少年時候那樣的逕自去日本呢？」倘指日本「芳林寥落」，有兩點不妥：「一、如果詩人因本國『文章如土』而擬去國……這怎樣理解魯迅一貫的戰鬪精神呢？……二、春蘭秋菊不能同時開放，是自然界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，不能用來說明『芳林寥落』。」《魯迅舊詩淺說》一二四頁。

這個解釋，認為「芳林寥落」指中國，是承「文章如土」來的。從詩看，不是這樣。因為「文章如土」才引出

「欲何之」來，中國的文章如土，那麼要到哪兒去呢？也就是「時亦有意，去此危邦」。從「欲何之」引出「翹首東雲」來，即「日本爲舊游之地，水木明瑟，誠足怡心」。那麼爲什麼不去呢？「所恨芳林寥落甚」，即「然知之已稔，遂不甚嚮往」。「知之已稔」是什麼呢？即「芳林寥落」。「芳林寥落」是承「翹首東雲」來的，不是承「文章如土」來的。東雲的芳林又怎麼寥落呢？當時日本法西斯主義十分猖獗，進步的文藝受到摧殘（參《一二八戰後作》注〔五〕）。「春蘭秋菊不同時」是承「芳林寥落」來的，怎樣寥落呢？蘭菊不同時是一種比喻，即一般文藝同進

步文藝不能同時發表，即是日本進步文藝受到摧殘的婉轉說法。

再說反對芳林指日本的兩點，認為「文章如土」也不該想到去國，這是魯迅自己說的「時亦有意，去此危邦」，不必因為「時亦有意」而同魯迅的戰鬪精神對立起來。春蘭秋菊是比喻，比喻是不宜用科學來否定的。

贈蓬子（二）

驀地飛仙降碧空，雲車雙轡挈靈童（三）。可憐蓬子非天子，逃去逃來吸北風（三）。

（二）繫年：《魯迅日記》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：「又為蓬子書一幅云：『驀地飛仙降碧空……』」

蓬子：即姚蓬子。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，一九三〇年加入左翼作家聯盟，一九三三年被捕，一九三四年五月發表《脫離共產黨宣言》，叛變投敵，充當國民黨特務。魯迅應他請求寫字時，還在他被捕以前。詩中

所說是「一·二八」上海戰爭時，穆木天的妻子攜帶兒子乘人力車到姚蓬子家找尋丈夫的事情。

〔三〕驀地：即突然。碧空：指天。雲車：仙人駕雲的車子。挈：

即攜帶。靈童：指仙童。

〔三〕天子：穆天子，《穆天子傳》講周穆王西游見西王母的故事。這裏指穆木天，言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

丈夫，只好逃去逃來喝西北風了。穆木天（一九〇〇—一九七二），吉林省伊通縣人。一九三〇年參

加左聯，後加入共產黨，一九三四年在上海被捕叛變。據報刊記載：「四人幫」反黨集團成員姚文元曾

吹捧自己，說《贈蓬子》中的「靈童」就指的是他。還有一種說法，姚蓬子同另一個人帶了姚文元去看魯

迅，請魯迅題詩，魯迅就寫了這首詩，本來是諷刺姚蓬子並非「天子」，哪來的什麼「靈童」，可姚文元卻拿來

自吹。(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《文匯報》：《「四人幫」篡黨奪權的野心和陰謀種種》；一九七七年二期

《破與立》：《拼命往自己臉上貼金的「文痞」》。)

這首詩的本事，是許廣平在抗戰時期對人講的，她是當時的見證人，所以她的解釋是有權威性的，是正確的。姚文元的自我吹捧是沒有根據的，是和詩的內容不合的。

因為是穆木天的妻子到姚蓬子家去找丈夫，所以說「可憐蓬子非天子」，即可憐姚蓬子不是穆木天。用「天子」來代「穆木天」，因為「穆木天」跟「穆天子」中有兩個字相同。

又據《唐六典》，稱宮廷內閣中的秘書閣叫「木天」，即指天子的秘書閣，所以用「穆天子」來指「穆木天」，否則這句

話就不好理解了。又這首詩寫的是「一·二八」事變時的事，當時住在戰區的人都在逃難，穆木天的妻子也在逃難，所以說「逃去逃來」。穆木天的妻子在逃難時找不到丈夫，生活沒有著落，姚蓬子不能照顧她，所以只好喝西北風了。這首詩不是寫三月三十一日的事，是追溯「一·二八」事變時的事。到三月三十一日，戰事早已平息，魯迅也從「一·二八」時逃難出來於三月十九日搬回家去，已經沒有「逃去逃來」的事，對姚蓬子來說，也沒有「吸北風」的事。再說《穆天子傳》記穆天子去見仙人西王母，所以聯繫到「飛仙」，「靈童」就是仙童，正從「飛仙」來的。倘就